

魔鬼的独奏

当代西方通俗小说集锦

曹大光编

玩火的女人

杀手之谜

要不要报告总统

此恨绵绵

魔鬼的独奏

黑寡妇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· 当代西方通俗小说集锦 ·

魔鬼的独奏

曹大光 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100092

责任编辑 张 维

封面设计 陆震伟

当代西方通俗小说集锦

魔鬼的独奏

曹大光 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昆明市书林街100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装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5 字数 185千

1991年6月第1版

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400

ISBN 7-222-00723-7/1·190 定价 4.35元

编 选 说 明

- 一 西方通俗小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。通过它，人们调剂精神，开拓视野，了解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。可是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，要一气读完一本三、四十万字的长篇往往感到困难；品种之多，书价之昂，也令人难以广泛涉猎。为此，我们特采用缩写方式编辑《当代西方通俗小说集锦》，掇集精华，缩短篇幅，以便通俗小说爱好者花个把小时就可以欣赏一部具有国际性的作品。购置一册，到手多部；持续出版，积少成多；并起到资料、手册一类工具书的作用，供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，相信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。
- 二 《集锦》所收作品，以在西方确属畅销为前提，并尽量顾及故事情节的可读性和题材内容的多样性。主要收编美国的作品，同时兼顾西方其他国家。
- 三 《集锦》各篇，均根据原著缩写。缩写力求保持原著的主要人物、情节，保持原著精神、风格乃至原著的重要细节和语言特色。

目 录

玩火的女人……………【美】 朱迪恩·罗斯纳(1)

本书居于 1975 年全美十大畅销书之冠。生理的残疾使她自卑自怜；求生存的欲望使她自强不息。对爱情，她从渴望、失望、痛心、藐视以至仇恨。两种生活，两重人格。真爱终于来临，她却引火烧身，演出了可悲的结局。

杀手之谜……………【美】 罗宾·库克(43)

玛丽莎医生奉命调查“艾伯拉病毒出血症”这一死亡率高达百分之百、比爱滋病更恐怖的传染病。她追踪它的致病媒介，研究治疗方法，不料卷入一场可怕的阴谋，成了“艾伯拉病毒”的追踪对象……。

此恨绵绵……………【美】 加森·卡宁(91)

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使男人神往；这也是一个男人的故事，令女人心碎。一段成熟的爱情，让人荡气回肠。

要不要报告总统……………【英】 杰弗里·阿切尔(123)

新总统刚刚上任，一场谋杀他的阴谋已紧锣密鼓地开始。知情者和特工接连被杀……胜负未卜，

为了挽救总统性命，要不要报告……。

魔鬼的独奏……………【英】 杰克·希金斯(185)

举世闻名的钢琴家，倜傥风流的调情老手，策划周密的超级杀手，这都是他。矛盾复杂的三角恋爱，使他终于难逃猎手的追捕。

黑寡妇……………【美】克里斯蒂娜·克劳福德(239)

美洲有一种雌蜘蛛，不仅具有很强的毒性，而且性格暴虐，交配之后就把雄蜘蛛吃掉，于是人们称它“黑寡妇”。这里，将叙述一个人类社会中“黑寡妇蜘蛛”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。

玩火的女人

[美国]朱迪思·罗斯纳

【作者简介】 这是一位女作家。她的作品每以大胆、犀利的笔触，挖掘现代女性在物欲、情欲、道德的夹缝中深沉的无奈与痛苦。她笔下的人物个性突出，情节巧妙，备受评论者的推崇。《玩火的女人》曾被美国《时代》杂志评为1975年十大畅销书之首。

盖尔·怀特生于新泽西州的泽西市。他在被押往纽约的飞机上曾变得有点激动和语无伦次，但他对逮捕他的警察并没抵抗，只是竭力为自己开脱。到纽约后，他也未否认自己杀害了泰丽莎·唐，但他要求警方了解他犯案时的环境。他似乎认为：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，都会犯同样的罪。以下是盖尔的供述：

我来到纽约，想在找到工作之前先找个地方住。乔治给我弄了个过夜的地方。乔治是个同性恋者，他让我做他的“性

伴”达一星期之久。我痛恨乔治强迫我和他发生性关系，我想离开乔治……

那天晚上，他带我到那个酒吧去。酒吧的电视里正播映着老片子，乔治跟几个家伙在穷聊。而我，眼睛看着电视，心里想着如何摆脱乔治这小子。

她坐在最后一张凳子上，脸对着墙壁。要不是她居然在酒吧里看书，我根本不会特别注意她。乔治对我说：“她的眼睛在瞄你了，亲爱的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我漫不经心地应着。“她骚得很，”乔治对我说，“什么样的男人，她都肯。”

我心想：哼，恶心！又跟我来这一套了。

服务员对她说了一些话，大概要替我们介绍。于是，我和她聊上了。过了不久，她假装听不清我的话，靠到我的身边来。后来，她打着呵欠，说是累了，问我想不想到她那儿喝一杯。

我实在对她没多大兴趣，但想到可以在她那儿混一夜，暂时把乔治甩开，就跟她去了。

到了她家后，我问她：“你怎么会在酒吧里看书？”“我不想闷在房间里，那样，我会发疯的。”“你应该去坐牢，”我告诉她，“那才真的会疯掉！”“你坐过牢？”她问，居然不害怕，“你犯了什么罪？”我说：“打了一个警察。”“我也打过警察。”她说，“但他们并没把我关起来。”

“你的脚就是在那时跛的吗？”我问。也许这就是警察没捉她的原因吧。她准有病，好象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一点。

她却换了话题：“你跟你的朋友一样是个同性恋者吗？”“不，骚货，我才不跟他一样！”老天可以作证，我一生中从没

用那种态度对女人说话。她只是……她有点困了，伸伸懒腰，说：“我想你准是的。今晚我要有男人陪睡的话，看来还得出门去找了。”

这当然是奇耻大辱！……我开始有点兴奋起来，就对她
说：“你今晚哪儿也不用去。”

“嗯，也许你说的没错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脱光了衣服，好象根本没我这个人在身边似的。然后她叫我走的时候关上门。当然，接下去就是……和她搞上了。还不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但是太累了。我想好好睡一觉，便闭上了眼睛……我正要入睡时，她拍拍我的手背，我没理她。没想到，她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不可以睡在这里的呀！”

我突然清醒过来，但全身麻木，我累坏了。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我不高兴你留在这里。”“我偏要呆在这里不走了，小骚货。”我说，“我要好好睡一觉。”她却说：“你再不起来我就要报警！”

我急忙跳过去，把电话从墙上给扯了下来，摔到房间另一边。然后，我突然失神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……好象什么东西都变红了似的……我记得她走到房子中央，我追在她后头，她开始尖叫，我捂住她的嘴巴，免得被邻居听到。她拼命挣扎，想咬我捂住她嘴的手。我用手臂勒着她的头，把她推倒在床上……我用枕头压在她脸上，只是想叫她闭嘴……搂着我搞不清了，我们都赤身裸体……可是……她把枕头弄掉了，开始大叫。于是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我把台灯扯了下来，一家伙砸在她的头上。砸下去以前，我正低头看着她的脸……她脸上露出恐惧……可我却象与此无关似的。但当

我看到鲜血，我看见她完了……我害怕，我几乎疯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我不敢离开。我好象在房间里乱跑乱跳，然后……我拔出小刀捅了她…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她断气了，我想我该睡了。

当我醒来时愣住了……我不知怎么搞的，我放声大哭，就好象她是我的朋友。接着，我吓了一跳，怎么还呆在这里，应该赶快离开现场。于是我开溜了。

…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停留在克利夫兰而被捕，我本来的意思是要到迈阿密去的。

一

泰丽莎四岁那年，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四肢瘫痪了一阵。这场病，改变了她的个性，使她变成个沉默寡言、畏葸不前的小女孩，再不是过去那个淘气的小姑娘了。记得有一次，她把水引出澡盆，流到走廊，说是要“创造一个海洋”。更糟的是，有天晚上她光着身子，全身涂满了面粉，忽然出现在客厅里，说：“我是一块饼干，来吃我吧！”

她比别人晚两个月入学，却很快就赶上了其他的孩子。她不喜欢跟人玩耍，却喜欢阅读或独自幻想。有时，泰丽莎的背部会发痛，特别是在她坐直的时候。在教室里，美乐修女老是要她坐直，她只好用一只脚撑着坐，不然就在左边屁股下垫一本书，好使得她看起来象是坐直了。

有一天，美乐修女走到她身边，她忘了抽回书本，被修女发现了。修女把她送到院长办公室，吓得她两腿交叉站着，

唯恐尿湿了裤子。幸亏院长了解她：泰丽莎的脊柱是弯的。

几年前的小儿麻痹症使她的左背肌肉软弱无力，拉力较强的右背肌便把脊柱拉弯了。这病症使医疗专家也摇头叹息。她接受过医生无数次的检查和试验，使她多年来每当夜晚便陷入幻境中。她幻想着做个囚禁在地窖里受折磨的公主，也比做个受医生折磨的病女孩要好，受折磨的公主总会有好人来营救她的！

她在医院住了一年，浑身裹满石膏。她从未哭过，直到被允许出院那天，才嚎啕大哭。

在她住院期间，姐姐凯瑟琳跟人私奔了。以后，姐姐又搬到曼哈顿区，接受做空中小姐的训练。凯瑟琳回家探亲时，是泰丽莎感到最沮丧的时候。屋里，拥满了姐姐的男朋友们。

“你一定在生我的气。”凯瑟琳说。她发现姐姐的泪水夺眶而出。“我没生气。”泰丽莎说，“我只是……觉得不论什么事，对你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。”“什么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？”

“每一件事！你离家，然后结婚，然后又变心，忽然间，啐！你又成了单身的人。你又想做空中小姐，飞来飞去，快乐的空中小姐……”

“事实刚好相反，”凯瑟琳嚷着说，“我的婚姻很悲惨，象梦魇一样，比你能想象的还要糟得多，但我却要装出很美满的样子。”

姐姐的坦白，使她的怒气消了不少：“我快十七了，还是处女，看在老天份上，你怎么能——”

凯瑟琳微笑着：“我一直认为你还小，不会了解的。我和

两个男人同居，我怀孕了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泰丽莎很快了解了真相，“你竟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？”凯瑟琳哭了；“我堕了胎，我感到很凄惨，堕胎是不可原谅的罪恶。”

泰丽莎看到姐姐的眼泪又来了，她也茫然欲泣。她坐着一动也不动，凯瑟琳俯身把头埋在她的大腿间，大声哭起来。一种复杂的情绪，强烈地使泰丽莎感到震颤。

在泰丽莎上大学的前一个晚上，她浴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皮肤洁白，胸部丰满，多出的肉都长在大腿和臀部了，显得非常健美。她把小镜子拿在手里，背向全身镜，观察裸露的背部。背部有条发亮的淡粉红色缝合线延伸到脊柱下方，在臀部隆起的上方有一弯新月形疤痕，是医生做手术时留下的。这时，她全身颤抖，手术至今六年，她还没见过自己的背部。只从前面看她的裸体，确实美妙动人，但她常会做梦，梦见自己躺在地上……甚至梦见她的脊骨——疤痕躺在地上，而身体好象是浮在空中的一层薄纱。当薄纱浮在空中逍遥时，疤痕又把她拉回地面。她便会一惊面醒。

二

马丁·安格尔教授象芦苇一般高高瘦瘦，一头灰黑色头发，一对漂亮而忧郁的眸子和一副高雅而讽世的神情。阳光从教室窗外照射进来，闪烁在他那宽宽的结婚戒指上。

泰丽莎写了篇记叙文，内容是向一个酒鬼神父忏悔。在忏悔室里，她听到帘外那位神父沉重的呼吸声以及口腔里散

发出来的强烈酒气，小小的忏悔室里，弥漫着雪茄烟味。她不用看，便可想象出神父的模样：胖而脸色通红，甚至鼻子上的血管也历历可数。

“文章写得好极了。”马丁教授说，“我要以马丁·安格尔奖来奖励一位最优秀的学生，最美好的字迹。”

教授常常给她这种感觉：既高兴、又迷惑。因为她刚被赞美过，同时也受到了某种嘲讽。碰到这种嘲讽，泰丽莎往往很困惑，几乎成了他的奴隶似的，被控制得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女学生们都想和教授做朋友，好象他拥有许多魔力似的，一下课他便被女生们围得脱不开身。

有一天，她和马丁教授单独走了一段路，她的心象踏在滚盘上，忐忑不宁。他说：“泰丽莎……小泰丽莎，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。”她的心开始狂跳。“你一直盼着这时刻吧。”心往下沉，怪难为情的；“我承认，一直盼望着。”心又往上升。“告诉我，是什么使你那美丽的绿眼睛，显得鬼鬼祟祟的呢？”她屏住气，心悬着。“初次见到你，就发现你有这种神情。它吸引了我的注意。”她从没听人说话这么大声而直截了当，不禁吸了一口气。“你紧张时不会格格地傻笑，这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，是一种很不平凡的气质。”她沉默不语。“你是我的优秀学生，我想找个时间和你谈谈，愿意吗？”“可以。”她感到嘴唇干燥极了。

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他望着她，唐突地问：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”她凝视着他，很惊讶。是他约她来谈的，怎么反问她要说什么？她立刻夺门而出。他追着喊她名字，没能使她停下。

她跑得气喘如牛，全身酸痛，直到上了地铁才想起当天还有两节课没上。回家后，每次电话铃响都使她吓了一跳。她生自己气了，不断提醒自己别再巴望他会打电话来。

两天后，当她踏进教室坐在座位上时，两眼盯着双手，不愿看他。下课时，他说：“泰丽莎，你留下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她的眼光一直低垂着，感到有种强烈的、无助的怨恨，好象遭到了巨大的雷击。“你看来很沮丧，”他开始慢慢地说，“难道你真的生气了？你太敏感了，泰丽莎。”他的声音轻柔地触着她，听来非常体贴温暖，她不再生他气了。“泰丽莎，你一点也没有幽默感。”他向她靠近，语调有如爱抚。他说话时，用食指触摸她的脸颊，好象要捏出酒涡来。她狂热地期待着。“好吧，我喜欢你，但我不喜欢被人戏弄，知道吗？”她点点头，舔舔嘴唇。“那么，我们互相谅解了。星期五你写篇特别的短文给我，题目就叫《我如何失去贞操》，用你的想象力去写。”在他看见她脸红之前，他走开了。她想：他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。在泰丽莎的想象中，马丁教授的太太一定丧生了，所以才叫她来陪陪他。

学期结束了，他对她说，她也许可以在上午替他工作几个小时，她会打字。当他不在时，她可利用暑假的时间学习。她害怕自己会尖叫起来，只好屏息。两种紧张的感觉在她心中交错着，一种是为他工作的快乐，另一种是害怕哪一天会被他甩掉的顾虑。

那一天，她到他家去。上了十二层楼，见那扇门上写着“海伦·安格尔医学博士”时，她紧张得差点窒息。他太太是个

医生，一个完美的女人！

他打着呵欠开了门，领她走进厨房，她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他。他们安静地喝着咖啡，她设法使自己显得轻松些，但又感到不自在，这儿毕竟不是自己的家。她耸耸肩说：“我不喜欢医生。”说罢，她脸红了。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，“没有医生很多人将会死掉。”“也有很多人因医生而死。”“你和医生有仇恨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会跛脚？”她喘息着，身子不由得颤动了一下：“我没有跛脚。”她终于辩解着，可惜声音低如耳语。

她有种很强烈的冲动想要逃掉，有片刻时间的气氛很不对劲。“泰丽莎，”他把双手放在她手上说，“我很抱歉，我使你难堪了。”她沉默。“来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们找个地方聊聊，这里不太舒服。”

他用手搂着她，小心地穿过厨房，进入书房。屋内有許多花草点缀着，书桌上摆了一架打字机和两叠考卷。一扇窗前有一张盖着漂亮绣花被单的诊疗床，床上有成打的枕头。

“找个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坐下，泰丽莎。”他们靠在床的边缘。现在她对走路的姿态最敏感，当他搂住她时，她的全身立刻僵硬起来。“我无意勾引你，”他说，“我只想安慰你，因为我已伤害了你。”身躯的僵硬消失了，她面对着他，尽可能镇定地说：“我宁愿你在引诱我，而不是安慰我。”他大笑着说：“这句话太妙了，我真想把它绣上花，挂在墙上。”她动也不动地望着他，自觉已基本上恢复了自尊。

“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，”他说，“你可以坐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。仔细地阅卷，用红笔找出错误，然后写下合适的评语。”她微笑着，“你真喜欢笑，”他说，“你觉得做这工作最合

理的待遇是多少？”她心里说：“我宁愿做你的奴隶，我宁愿你不付钱而爱我。”远处传来的婴儿哭声吸引了她。“我太太的办公室在墙的另一边，她是儿科医生。”哦，他太太就在诊疗床的隔壁。她站了起来：“你要我今天就开始工作吗？”

她一星期去两次，不觉过了一个月。有一次，当她向上望着他问一个试卷上的问题时，他低头吻了吻她。“我知道你爱我，泰丽莎。”“嘘！她会听见我们的话！”“滚她的，让她听见好了，大不了离婚。”“马丁，她可是你孩子的母亲。”“那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是她前夫跟她生的。”

五月中旬，她开始头痛，批阅试卷时，字在眼前模糊不清。当她坐着工作时，颈部抽筋不停；身子稍一移动，就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。这时，一定得站起来伸展筋骨或上趟盥洗室。她怕被他瞧见自己的窘态，可是要想站直起来，又是多难的一桩事啊。

第二个周末的早晨，她站起来时挣扎了很久，摇摇晃晃地几乎摔倒在地板上，幸好及时抓住诊疗床，依着它坐了下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——我真不敢问，”他冷冷地说，“怕你生气从窗子跳出去，变成一块冰，融化得无影无踪。”她眼中涌出泪水，想哭。“我的背部，”她微弱地说，“可以躺下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”他坐在床沿，态度轻柔地问，“你的背部怎么啦？”“我不想对你撒谎，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背脊有点毛病。”她心里感到很杂乱。“那么，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“也许我太太可以替你检查检查。”“噢，不。”她挺了挺身说。他温和地推了推她的背：“那时你多大？”“十一岁。”她满脸是泪地看着他，

想说谎又不敢，“我在医院里躺了一年。”

他被吓住了。他的震惊激动了她内心隐藏已久的秘密，她为自己的病感到羞耻。她闭上眼睛，感觉到他俯下身来吻她的前额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唇时，她屏住了呼吸，几乎无法相信他竟如此的温柔，并未因她的坦白而感到厌恶。

“可怜的小鱼儿。”他轻轻地低唤着。她张开眼，面对着他笑笑。“你的笑带着悲伤，泰丽莎。”他问，“你经历过很多痛苦吗？”“不记得了，”她说，“只记得后来那块伤疤常常奇痒无比。”“你还留下了伤疤？我看看。”她愣了一下，起先以为他开玩笑，接着发现他是一本正经的，她不知该怎么办。他朝她点点头，等待着。

她必须脱去衣服，他才能看到伤疤。她的脸颊不禁一阵发热，变得异常激动和羞愧。她低头解开了所有的钮扣，紧紧捏衣角来控制颤抖着的手。她坐起身，衣服脱落在背后，她低头瞧着自己那苍白、生满雀斑的皮肤和素白的尼龙胸罩。她抬头呆呆地看着他，却迎上了他的目光。她很快转过身去，脸朝下埋在臂弯里。

他解开了她的胸罩，虽然这对观察疤痕是不必要的。他用一个手指，从疤痕上方向下划了一条线，慢慢地把手伸到她的内裤里……他倾靠着她，吻着那个半月形的部分，然后吻长长的缝合疤痕。他抚弄她的臀部、背脊以及肩膀。他脱去自己的裤子……噢，马丁！让我转过身来；你弄痛了我！……正当她因难以忍受的痛楚而想大叫时，突然痛苦减轻了，快乐开始交织着……她几乎把背痛忘了……差点呻吟出来，但她尽可能把声音压低，免得被隔壁——他的太太的那一边